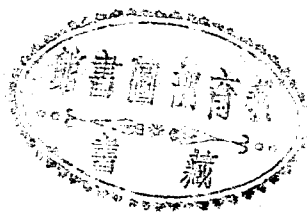


種三筆隨



817.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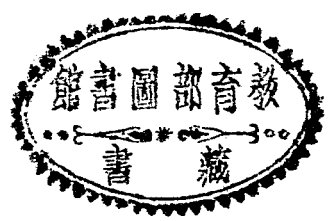
3341

第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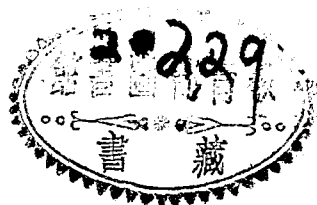
衣萍半集之三

隨筆三種

章衣萍著



復興書局印行



枕

上

隨

筆

20229

968.5

壁虎有毒、俗稱五毒之一。但，我們的魯迅先生，却說壁虎無毒。有一天，他對我說：「壁虎確無毒，有毒是人們冤枉牠的。」後來，我把這話告訴孫「園」，園說：「魯迅豈但替壁虎辯護而已，他住在紹興會館的時候，並且養過壁虎的。據說，將壁虎養在一個小盆裏，天天拿東西去喂。」

十年前，胡適之先生的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寄了一冊送給章太炎先生。封，

07579

面上寫着「太炎先生教之」等字，因為用新式句讀符號，所以「太炎先生」的邊旁打了一根黑線。——人名符號——章先生拿書一看大生其氣，說：「東西！敢在我的名字旁邊打黑線線。」後來，看到下面寫着「胡適」的邊旁也打了一根黑線。於是說：「罷了！這也算是抵消了！」

一個美國的科學家到德國去訪相討論的發明者安斯坦 (A. Einstein)。這位科學家與安斯坦從前並沒有會面過的。他進了安斯坦的研究室，時安斯坦正服了襯衫個匍匐地下，似乎正有所舉動。這位美國的科學家以為安斯坦一定是在試驗什麼相對論的學理。那知道，安斯坦匍匐了一會，忽然向這位科學家說：「先生，你能幫助我找嗎？我的一張鈔票丟了！」

冰心女士在北京一個中學演講。一個學生問冰心女士是什麼派的文章。她說：「有些近於法國的高蹈派。又一個學生問：女士從美國回來為什麼不做文章了？她說：『因為生活上沒有什麼刺激。』」



冰心女士的早年作品（我說是她現在沒有作品），內容只有母親和小弟弟。她早年的生活是「陞銓式」的。這陞銓的一端是學校，一端是家庭，中間是一條路。

杜里舒夫人到中國幾三日，便演講批評中國女子大學教育。

杜里舒夫人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講演，一次的代價似乎是三十元或五十元。講畢，她把得來的鈔票放在手中一張一張地數，數畢，然後向翻譯的瞿先生說：「你不要分一半呢？」

「女子是鋪蓋，男子是牛。」瞿先生這樣說。停一會，又歎口氣說：「我現在要做牛還沒得做呢！」

「女子是魚，男子是釣魚的，魚一釣上手，就可以放在刀板上任意宰割了。」瞿先生這樣說。

「女人有兩種：一種是老虎，一種是蛇。」瞿先生這樣說。

大家都聽得魯迅先生打過吧兒狗，但他也和豬鬃鬍鬚的。有一次魯迅說：「在

廈門，那裏有一種樹，叫做懸崖樹，是到處生着的。有一天，我看見一隻豬，在咬想思樹的葉子。我覺得：想思樹的葉子是不該給豬吃的，於是便和豬決鬥。恰好這時候，一個同鄉的教員來了。他笑着問：「哈哈，你怎麼同豬決鬥起來了？」我答：「老兄，這話不便告訴你」……」

想起柯君，柯君的父親是一個守財奴，把整箱的銀子埋在鍋灶下面，柯君却是一個Nihilist的信徒。（他已經不在人間了罷？）幾年前，他對我談主義，我說：「你不用談主義了，你還是回家把鍋灶下掘一掘罷。」

魯迅先生在上海街上走着，一個挑着擔沿門剃頭的人，望望魯迅，說：「你剃頭不剃頭？」

我們鄉間有個瘋子，他的嘴裏老唱着：「天上無我無日夜，地上無我無收成！」

一位女士，相信曾國藩的飯後千步的格言，於是，每餐後走一千步，一步也不

少。這樣走了三個月，把胃走得，餓下來了，只得送到醫院去。

某監察委員，有人去同他討論什麼事情，他總是這樣說：「好的，好的，回頭我細想想。」

胡適之先生在西山養病時曾填江城子一詞，程仰之抄以示余，詞云：

翠微山下亂松鵑。

月淒清，

伴人行。

正是黃昏，

人影不分明。

幾度半山回首望：

天那角，

一孤星。

轉時高帽蔽昏眼，

一聲嘆。

有誰憐？

我自高歌，

我自這哀情，

記得那回明月夜：

歌未歇！

有人迎。

余抄此詞匿名與陶知行先生觀之，並請其猜爲何人所作。陶云：「此適之所作也。」

余曰：「何以知之？」陶云：「我自高歌，我自這哀情，正是適之本色。」

胡適之先生在美留學時，壁上懸有英文格言：If you can't speak loudly,

keep your mouth shut, 「假如你喊聲不響，不如閉着嘴罷。」

應實先生著的中國文學史上說：文學者，文學也；文學史者，科學也。」

一個大學教授，在課堂上喃喃地說：「我有兩個老婆，一個是鄉下人，一個是城裏人。城裏人雖然漂亮些，但生兒子還是鄉下人好。」

七年前，余在北京東城住公寓，有時甚窮，賴當衣爲活，得錢輒與陳旭至東安市場買酒，曾作詩自嘲：

今日當衣裳，

明日當衣裳。

衣裳已當盡，

只剩一空箱。

有錢沽酒飲，

無錢連買箱。

得錢十兩五，

「招婿」錄。

一個五歲的孩子，晚上，對他的父親注視了一會，然後很神氣地叫了一聲：「爹爹！」停一會又說：「你今天還沒有叫我呢？」

首都（南京）近流行一首新童謠云：「二道毛，笑嘻嘻，三百兩語成夫妻。」

（註：都人士稱剪髮女子爲「道毛」。）

郁達夫在北京時，一個私立大學請他去講演小說作法。他說：「這個題目，你們最好去請美國人來講，他們講的一定比我好！」

馮一存一日謂人口：「君知當年寄居杭州淨寺時，有一人能背顧杜詩全集而不遺一字者乎？此人即今之陳獨秀是也。」

梁任公在倫敦時，往訪 C. H. 時 C. H. 正臥病，聞公來，抱病出見，問公曰：「聞中國近日提倡白話文，公意如何？」公曰：「我甚讚成。」於是，C. H. 撫胸良久，似甚憤懣。

一個國立大學的教授，氣憤憤地說：「胡適之提倡白話文學，白話文學是反革命，所以胡適之是反革命。」

某「詩人」在大學講堂上教學生看女人應該從腳跟看起。

「大學嗎？大學不過養了一些大飯桶，造就一些小飯桶罷了」

陳杜尊先生在暨南大學的講堂上說：「白話有什麼難處！譬如詩經上說：『麟之趾，振振公子。於麟嗟兮！』改爲：『麟的趾，振振公子，於嗟麟呵！』就得
了。

（附記）胡適之先生會講「麟之趾」爲白話，如下。

「這些公子爺們啊，

總算麟的一條腿呵，——

可憐的麟呵！」

疑古索簡說：「凡愛攝影者必是低能兒。」（見半儂談影）

八年前，魯迅在紹興臨抄寫六朝墓誌，我問他目的實在，他說：「這等於喫鴉片而已。」（見半儂談影）

汪靜之在上海街上逛着。一個皮夾被扒手扒去了。皮夾裏有兩張當票過了幾天，纔接着一封信，是不具名的人寄來的，裏面封着當票。

「沒有老婆的時候母親好，有了老婆，老婆好了。」一個老母親很不平地這樣說。

S與L在「虛假話」，後來M女士來了，S說：「男子是文明的創造者。」L也附和地說：「女子在文化史上位置還很低的。」於是M女士憤憤地說：「男子是文明的創造者，一切的男子却全是女子生的！」

在北京，我同曙天，沈紫，仲民去騎驢。阜城門外的驢子很少。一個老年的驢夫拉了一條驢，然而足跛的。我問：「驢子都那裏去了呢？」老年人抬起膝腕的眼，說：「你老還不知道，不是反過了嗎？驢子都給反掉了。」（註，那時正

在奉天港口之碼頭。

凡在上海「圖書時報」上登照相的女生，全是某校的，「高材生」。

幾年前，黨報有「小尼采」之名。今年相見於上海。忽然聽說他已結婚了，而且愛人還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這真是駭人聽聞的事情。

北京女學生罵男學生的口號「討厭！」「該死的！」「缺德的！」等等。上海的女學生如何，待考。

一個江蘇的大教育家說：「如果平民全識字了，誰還肯來拉洋車呢？」

吳建邦博士從比國回來，道經莫斯科，到北京，他對我說：「俄國有什麼好！莫斯科的街過，革命以後就沒有掃過。共產主義完全失敗！」

「女人呀！你千萬不要愛已經失戀過的男人！」

「男人呀！你千萬不要娶『女作家』爲妻！」

余女夜某，曾作江南通，詞云！

南柯夢，

夜夜到巫山。

尋遍撞郎無隻影，

一輪明月到欄杆。

雞報夜將闌。

在家鳳佩蘭的議席上，劉延芳博士見余至，即援筆書云：「嗚呼！君不見衣襟桃色的衣裳，產出多少歐士德利亞！」

陳旭與余於某年夏日在南京遊玄武湖，時荷花盛開，忽然大雨驟至，曾得句云：「風吹綠葉千層翠；雨打荷花萬顆珠。」

陳獨秀做文章時，有奇癖，常用手摸着脫下襪子的赤足，然後放到鼻孔上聞其臭味，這樣，文章便滔滔而來了。（幾年前在鐘鼓寺胡適之先生家聞章洛聲說。）

一個男訓育委員問學校裏的一個女學生：「你臉孔這樣黃，你結婚了嗎？」

我總忘不了我的病，於是我的病更纏綿着」。Anton Tchekhov 曾記過這樣一個人的事情：

「Z 到醫生那裏去，醫生檢查他，發現他有心臟病 Z 猝然改變生活態度，喫藥，老是說着他的病；全鎮都知道他有心臟病，他所請來的醫生們也說他有心臟病。他不結婚，不去消戲，不喝酒，走路的時候也走得非常慢，幾乎連呼吸都害怕了。十一年後他去莫斯科，他在那兒訪着了一位心臟病專家。這位專家發現他的心臟一點也不壞，很健全的。Z 快樂極了，但是他已不能返到常態的生活了，因為他過慣了早睡，遲行的生活，如果有人不說他有病他就惱了。惟一的結果就是他從此痛恨醫生——除此外沒有別的。」

從嚴州至屯溪，舟行徽河，河身曲折，石灘甚多，地理家程鐵槐曾爲口誦一白話詩：「一灘又一灘，一灣又一灘，灘灘都在灣中間。」又，古人曾有詩詠斯河：「上岸有山皆臨水，下灘無石不橫舟。」

「到銀行去取錢時，本來這錢是自己存的，也要看銀行小鬼的臉孔，好像受他布施似的。」

「一個有名的經濟學家說：『如果中國共產了，把全國的錢錢大家均分，每人只分得兩元。你想，怎樣夠花呢？』」

「處世的最好法子，是：瞧不起人。」L先生說。

一個教授愛上一個女士，這個女士不肯嫁他。於是，這個教授帶了手鎗，跑到這個女士的家裏去，就地打滾，噙着自殺，後來，這個女士終於嫁給教授了。

「回到北京呀，就是吃窩窩頭也情願的。」

「中國的女學生雖而不舞；梅蘭芳舞而不跳。」幾年前，劉廷芳博士對我這樣說。

在夢中，我看見小方，還有一個女朋友。我說：「小方，我病得這麼久了，你也不來看看我！」她說：「你看，我的眼睛哭得這麼紅，你也不來看看我！」

「上海法租界有幾頭名朱鎮泰者，遊歷幾十年，積資達三十餘萬。」

沈先生到某教會中學去講演，題目是青年的煩悶，講演詞分三段：（1）青年爲什麼要煩悶？（2）煩悶的種類。（3）怎樣解決煩悶。洋洋數千言，發揮盡致。講畢，學生們來告訴沈先生：他們並沒有煩悶。於是，沈先生很生氣，他覺得教會教育是失敗了，因爲學生不懂得煩悶。

某詩人想寫封情書給頗負盛名的「文壇前輩」的某女士，寫了一年多了，這封情書還沒有寄出去。

東京的中國女生宿舍裏的四川女生氣憤憤地說：「我再也不能住在這樣小鬼頭的日本了！就是我們四川一省，也比這小鬼頭的日本大得多！」

一個俄國人曾批評徐志摩的文章，給了他一個絕妙的評語：「有點糊塗，不大清楚。」——真對，徐志摩的文章，的確是「湊得化不開！」（看「新月」第一卷十期。）

陽歷新年，各機關懸燈結綵，一個江灣路上的汽車夫，氣憤憤地說：「外國人過年，中國人都出力幫忙，中國人過年，（按，指陰歷年。）外國人一點也不肯幫忙。你瞧！外國人多壞！」

一個教育家，怕自己的女兒同旁人戀愛。每天他的女兒坐包車到學校去，晚上仍舊坐包車回家。這個教育家每天晚上把包車夫叫到房裏去，悄悄打聽自己的女兒半路上有沒有同男人說過話。

「上海一埠之中醫，爲藥約二千人。藥肆三百家。平均每日藥方，約一萬張。嚴冬酷暑，猶不止此數。即以開復餘堂一家而論，日亦五百張左右。若言西醫，登記者僅四百三十餘人。統計上海，有藥房二十五處。每一藥房，每天以藥方十二張計，每天祇四百張。」

一個小學的女教員同一個男小學教員戀愛了八年，什麼都預備完全只剩下「」了。（有的說，早已「」通哪！）忽然這時節，這女教員收到男教員家裏來了

「劉伯」是一股鄉下女子實說：「你什麼裏面不好要，爲什麼我試來哪？」
一個大學教授，他每月薪水二百餘元，他勸告辭他的妻，每月薪水只有一百元。
於是，他按月把一百元完全交給他的妻，然後，他從他的妻那裏按月領二十元零用。

茅盾不願再讀了，當其時，他正三歲，與他這鄰居之三歲相對，兩旁是兩個「動搖」「追求」等小說，當深夜失眠，遙望蒼白之居，仍燈光輝煌，於是暗然默曰：「亦有失眠以爲過，不過失眠是茅盾！」

編古劇集，在晨報副刊中，重見「桂珍」所存一詩，此與他「桂珍」有關，錄之於下：

我願不想想，

還我靜靜心。

茅盾寫這，

整夜在翻騰。

我願不想思，

驟然落大海。

心肝化爲水，

魂魄飛上天！

「一個醫院的院長說：『住醫院同住旅館一樣。住一天，要一天的錢。』」

疑古玄同先生善言辭，有「話匣」之名。出口滔滔，俱成好文，且學問淵博，當時罕匹。然終日僕僕逍遙。著作不多。胡聖人評之曰：疑古玄同議論多而成功少。

。『黎錦熙先生評之曰：「玄同之所以做不出文章，因爲心裏有苦悶的象徵。」』

一個前清的舉人，他每出門，見天上有雲，便趕緊回家，穿上雨鞋，帶了雨傘。一年四季，全是這樣。

疑古玄同，腹中子細稠稠。說到這人就鍾鍾寺。聖人曰：「子方從俗，亦將有

以教我乎」仲子曰：「俄國之情形，一言以蔽之，曰：貧而樂。」（新論語之鄭義章）

一個虛無主義者，說是人生無趣，要自殺了。於是，某年，某月，某夜，邀了幾個朋友在一處聚餐，席上，這位虛無主義者說是人生無趣，今晚一定自殺了。大家卻覺得慘然，一位最年青的朋友，忍不住哭起來了。於是，這位虛無主義者說：「如今，有人爲了我自殺傷心，我是決不自殺了。」

本年四月初，南溪爲朱老五部所劫掠，數里長街，悉付一炬。民國日報某日所載朱匪行爲，大有梁山泊好漢風味，因錄之：

朱匪原僅百餘人，嗣將縣城圍攻，屋石礮，盧村圍地人民自衛團槍奪去，攻陷祁門，休寧後，釋放囚犯，多附從於匪。遂使匪數驟增至三百餘人。匪用紅綢或紅布，圍裹腰間或斜背肩膊間，狀如軍隊中之值星帶，用律記號。上書「有錢都歸我，窮人跑我來」兩語。類似標榜其豪俠主義者

。所規現款甚多，因攜帶累贅，特定以百元易金一兩標準，召人兌換。但殷實多金者，太平早已逃走，故結果現洋仍無法變爲金葉也。匪樹大紅旗，上書天下第一軍字樣。所到之地，張貼布告，原文云：「住草屋者是吾民。住瓦屋者是吾仇，不能混的隨我來！」……

陳旭於某年遊鍾山，襟帶野花一枝、至絕頂而隨風飄去，乃得句云：「來此絕塵寰自由，無復蹤跡到人間！」

孫伏園身材矮小，甚像日本人。一天，在北京戲園內看戲，一個不相識的人同他攀談，他不睬。於是，旁邊的一個茶房說：「他是日本人，——日本人是很難說話的哪！」

王魯彥本名忘我。在北京時，貧甚，想在某部謀一小位置，因某部非有大學文憑不行，於是向他處借得一文憑，其人名魯顏。部中同人皆呼王爲魯顏。後，王恆用魯彥之筆名 (Pen Name) 作文，而忘我一名，幾於無人知之矣。

小說的好壞，決不能拿字數的多少來定比例的。中國人爲了要寫得篇幅小說的，他們看慣了那些亂七八糟的章回小說，於是，現在，有人功令這種惡劣的心理。又做「二十萬」「三十萬」字的小說來騙人了。其實，沒有理想，沒有經驗，就是做了「三百萬」「四百萬」字又有什麼可取呢。真是合我們中國的土話：「腳下站娘的漢脚，又臭又長！」

「專講結構，佈局，決不會做什麼好小說的。」魯迅先生說。

如果我袋中的五元鈔票今天用去了，明天，我不也是無錢階級了嗎？我們不是窮苦無告的無產階級哪！

傳說張作霖第三次入關時，傳集兵士們訓話，說：「這次入關，誰再喝罵『媽的個吧子』就得鎗斃！」

叭兒狗啦！你們只會吃，只會喝，而且只會在你們主人的面前打滾！

革命的文藝家說：「阿Q的時代已經死了！」但是現在是什麼時代呢？鐵人伊

風雨（留北不投機，當說部一）Q——（留北不投機）Q——（留北不投機）世界性的，不具中國的特徵。時代會去這種的人。法。革命時代。俄國的革命時代。這種人。Q——（留北不投機）就是將來中國革命會去時代，也難免有這人。Q——（留北不投機）的人性的。Q——（留北不投機）永久性的。

五。青年青。死。朋輩皆惜之。品。生。會。經。其。所。作。詩。為。一。集。名。曰。平。水。詩。集。然。僅。是。日。報。未。曾。出。版。語。法。會。讀。其。水。詩。一。集。其。離。別。列。入。于。夜。歌。之。林。記。之。於。下：

那。水。上。水。

懷。在。池。中。水。

聚。散。離。隨。風。

終。在。池。中。水。

終。在。池。中。水。

擬作水上萍。

池水有勝過，

浮萍亦無生。

十五年八月五日申報有北京電一條，其文曰：「京察廳新例，犯案者，男子處十元罰金。或四十天拘留。」

余曾三過嚴子陵釣台，以舟未停岸，故未往遊。然從舟望岸上釣台高在山際，離水甚遠，不知當日嚴子陵如何垂釣也。祖父生前曾告余，嚴子陵釣台上，有一個轎夫題的一首白話詩，如下。

好個嚴子陵！

可惜漢光武！

子陵有高台，

光武無寸土！

汪靜之與符倅英未結婚時，汪在杭州第一師範讀書，符在杭州第一女師讀書。

汪曾一天寫十一封信給符，快信，掛號信，平信全有。後來，這些信全給女子師範校長扣留了，并且請符去談話。符很乾脆的說：「沒有什麼話可談，還我的信好了。」

「假如我是女子，我一定去當妓女的。」一個男青年這樣喃喃地說。

一個五歲的小女孩問她的父親：「爹爹，我幾時出嫁呢？」

陳鐘凡對學生說：「暨南自章鐵民汪靜之提倡戀愛文學，搗亂之後，校風百年難復！」

古廟中的楊大可君是一個奇人。他常開我們出去逛。假如這一天一走出廟門，楊君就大聲嚷着「洋車！洋車！」旁人說：「走吧！」楊君使喚：「呸！誰來走路？」我們知道他袋中是有錢的。他袋中沒錢時，旁人要坐洋車。他說：「走走也好！走走活潑血脈！」

當然是會與他發生關係，而且早已動手殺牛肉店他，等到吳建邦死的時候，他自己正在大嚼剩餘的牛肉湯，而且，抬起油湯滴落的眼，對吳建邦說：「你為什麼不早來，牛肉剛好吃完了！」

詩人愛羅先珂在日本時，曾著了幾冊童話。（魯迅譯的桃色的雲，即愛羅先珂在日本作的。）後來，他被迫離開日本，却把那幾本童話的版權全送給一個他所心愛的日本女人，而且，這個日本女人，還說並不愛他。

William Heffer 臨死時說：「假如我有紙和筆，而且有能力寫了出來，我一定說：死是怎樣美麗而且舒服的事情哪！」

柳裁謀先生在東南大學講中國文化史，說：「唐堯之時，五日一風，十日一雨，無疑的，實在有這樣事情！」

真確嗎？真確是什麼東西呢。George Brandes 說：「在 Novalis 看來，真理（truth）是詩和夢，在塞萊（Selye）看來，真理就是自由」我想，在萊基（Kelts）看

列。其妻就是美 (Beauty)。其子昭。其型實在沒有過分算的。

胡聖人曾爲余友寫扇，云：「爲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博要能高。」友以扇示余觀之。余曰：「此聖人之言也。若余凡人則不能。不如云：爲學須如繡花針。針雖小能殺人。」新論語之又一章。()

胡氏與余同食關難抗時。實在窮得亦不樂乎！某日。爲胡氏生辰，余作一詩，以寫當時情狀：

爐中火冷，

囊裏錢空，

今朝是歲一生辰。

題末。

買一綢緞頭，

當做繡花。

感懷良甚。

還私語：

願討債的人兒，

今朝不要來！

余在南京讀書時，常持書一卷，在街頭閱之。彼時余年方十八，鬚子却已如薑草叢生，故時倩匠人剃去，陳旭曾作打油詩嘲余：

街頭看書假名士，

剃了鬚子充少年。

S 聽說私生子全是復聰明的，因此，他對他的妻說：他一定得去夾個好頭。

三年前，在北京時，一天，一個北新書局的小夥計問我：「現在不是很久很久不下雨了嗎？爲什麼周作人先生的墓還叫『苦雨齋』呢？」

G 先生常常對人很神氣地說：「我的老婆真可怕哪！我告訴她：『我的臉上長

了一個小痞了。」他便說：「還好。還沒有憂疔痘呢。」我告訴她：「我今天在外面摔了一交。」她便說：「還好。還沒有惹死呢！」」

魯迅先生的母親，周老太太，喜讀章回小說，舊小說幾於無書不讀，新小說則喜李涵秋的廣陵潮，雜誌則喜歐紅玫瑰。一天，周老太太同魯迅先生說：「人家都說你的吶喊做的好，你拿來我看看如何？」及看畢，說：「我看也沒有什麼好！」（孫伏園說。）

李守常未被捕以前，我的一個朋友葉君去看他，談起胡適之先生，時適之先生正經由英赴美。守常說：「我想寫信給適之，叫他還是從西伯利亞回來了罷。不要再到美國去了。因為到了美國，他的主張也許又變了。」守常說這話，因為他正在晨報副刊看見適之先生和志摩的通信，有恭維俄國的話。但說這話不到幾天，守常就被捕了，後來受了絞刑，前年我到上海，偕小峯訪適之先生於極思非爾路。我把守常的話告他，并問同他遊歐美以後的見解。胡先生說：「我覺得還是美國有希望

• 俄國有不多地方全是學美國的。如：(1)工廠式的管理法。(2)廣告式的宣傳。

(3)買賣人的訓練……」

不記得是歐洲那一國批評家說的語了。但是是說：莫泊三的作品，不過是些「事實與事實」(facts and facts)而已，巴爾扎克的作品卻能「深入人生」(Dive into life)。

中國文藝家的世界文壇會議卻是從歐美，拿的幾種雜誌報紙得來，他們只照得些人的名字和書的大綱(outline)。

歐戰更鬧出了幾種要國圖，它說：歐人是一旦也起出圖。然而文藝詩人終不能出國，原因是沒有錢，嗚呼！可憐的中國的文藝與詩人

鄭堯鑑將原名的一篇浪子筆記譯成德文，發在德國雜誌上。仲良寫信問我：「原名是什麼人？我雖然知道，但是不好說。因為原名就是原名，他自己已經廢了名，旁人又何必「就足」。

中國青年思想，以五四運動前後變動得最利害。那時的青年，大家一致反對宗

庭，反對宗教，反對舊道德，舊習慣，打破一切的舊制度。我在南京暑期學校讀書，曾看見一個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銷了，喚做「他你我」。後來到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門口碰見一個朋友，一個剪髮女青年，我問她：「你貴姓？」她瞠目視了我一會，嚷着說：「我是沒有姓的！」還有寫信否認自己的父親，說，「從某月某日起，我不認你是父親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鐵民也是否認過自己父親的一個人。但是當一九二一年，鐵民的父親在家鄉死了，他在北京，聞父死未葬，家人促其歸，而鐵民竟因貧不歸。作孤兒思歸引，情調甚慘，記之於下：

嗟嗟遠遊子，

父死未能歸！

阿母望靈前，

生妻啼空帷。

弱弟無入後。

長門鬱榮華。

更有誰與人。

旁觀道是非。

吾父善作詩。

人稱七步下。

吾父擅風雅。

園花皆手栽。

吾父好讀書。

累與秦塵埃。

吾父愛大兒。

阿儂終未回！
憶父病重日，
思兒心轉急。
三日一長函，
一日三歎息。
此歎最傷心；
此意有誰識？
自知病已危，
不克保朝夕。
勉強作歡顏，
惟恐家人泣。
血衰夢已頻。

雖死亦當奉。

賜兒一且勿違，

吾病痊有日。

雖死亦當奉，

願兒勤努力！

此書在中

吾父曰長

吾當父死時，

身上無完衣。

踽踽風塵道，

腹中長苦飢。

.....

曉得！……

……

父在日，

我違離；

父病苦，

兒不歸！

生不能養，

死不及訣，

孤兒淚，

何時歇！

一個老太太，住在二層樓，她的女兒，住在三層樓。這位老太太是反對開窗的，因為開窗怕要傷風。可是終於傷風了，於是抱她的女兒，說是，因為她的女兒

住的三層樓整天開窗，所以雖傷風了，因為風是會轉動的，可以從三層樓轉到二層樓。

鐵書店老板說：奉天，洛陽，開封，山東等處，新書銷得最多，滬杭等處却不行。——最貧窮最受壓迫的地方的人們是最肯讀書的。

前幾年，北大漢語研究室徵求猥褻的歌謠，我曾寫了一首通行續漢十三部的歌謠給他，這首歌謠實在有點猥褻！

桃野來，

趕野鴨。

雷頭倒，

俺來騎。（「插」讀如「揀」。）

據說，有些留學生到日本去，只是開起房間來炖牛肉吃的。中國之大，何處不可吃牛肉，又何必到日本去呢？

一個女朋友問我，我住舊書一束裏寫得那樣猥褻，爲什麼不害羞。我說：「我覺得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害羞的，因為我是一個文人。」（I am ashamed of nothing, I am a writer: it is my profession to be ashamed of nothing but to be ashamed.）想起 George Moore 在他的一個青年人的懺悔裏也有同樣的話，所以便記了下來。

L 先生說：「辛亥革軍那年，南方組織北伐軍，於是許多女同胞去從戎，組織女子北伐隊。後來，到前敵去，聽見大砲一響，這些女同胞都躺在地下，嚇得不敢起來了，於是，只得讓男同胞背了回來。」

春天到了，兵們又要打仗了，等到他們的戰馬的足跡已乾的時候，農人將提了鋤頭來把這些足跡鋤平，而且，撒下他們的種子——可憐的中國啊，你是有光榮的，因爲有這許多勤勞而且忍耐的農人。

幾年前，錢玄同先生（不是疑古玄同先生，那時疑古玄同先生還不曾出世！）

曾對朋友們說「四十歲以上的人卻應該鎗斃！」胡適之先生說：「好，等你到了四十歲，我將送你一首詩，叫做手鎗！」前年是錢玄同先生四十大典，北京「語絲」同人曾擬出特刊，後以時局關係，「語絲」南遷，致未果行。胡先生曾作亡友錢玄同先生或仁週年紀念歌，錄之於下：

該死的錢玄同，

怎會至今未死！

一生專殺古人，

去年輪着自己，

可惜刀子不快，

又嫌投水可恥，

這樣那樣遲疑，

過了九月十二。

可惜我不在場，
不會來監斬你。
今年忽然來信，
要做「成仁念紀」，
這個倒也不難，
請先讀封神傳。
回家先挖一坑，
好好睡在裏面，
用草蓋在身上，
脚前點燈一盞。
草上再撒把米，
蕭陽關王起程。

曉得國方學者，

哀悼成仁大典。

本年九月十二，

到處念經拜懺，

慶你早早升天，

免在地獄搗亂，

Bernard Bosanquet 說「我們的世界，在於我們心的媒介中，很像一所房子，用思想和感覺的材料造成的。」(the world then for each of us exists in the medium of our mind, it is a sort of build. for which the materials are our ideals and perceptions.)

接劉半農先生來信，說「許久不做文章，快成『字碑』了。」想到許多朋友多爲生活的艱難而放下筆，實在是令人嘆息的事情。然而創造社還踴躍着說，語絲社的人

金是小寶蓋磨盤，有兩階級。這種冤枉只有天知道罷了。牛馬先生說揚鞭集中我最愛有一首詩，這首詩的題目也忘記了（揚鞭集又不在手頭）。但記得這首詩中每一節的末尾一句全是「教我如何不想她？」這當然是首情詩了。然而牛馬先生說：「生平不曾有過情史。這個她究竟是誰呢？是人呢？是神呢？也許人人心中都有這樣的——*nessed*。」

歌 Arthur Symonds 譯。

（Oscar Wilde）有詩人的傾向，但是不能算是一個詩人，有藝術家傾向，但是不能算是一個藝術家，有聖者（*sage*）的傾向，但是不能算是一個聖者。然而可憐，我們却遇這三種傾向的人也沒有。

某年，唐夫子訪問聖人於靈巖寺。時北京政客官僚正想伸足教育界，而教育界正在索賄於是唐夫子曰：「北京的教育界是一個亂女。有的人想強奸她；有的人想强奸她。」聖人笑曰：「不然，北京的教育界是破女。有錢就好說話，無錢免開口。」

(新語之又一章)

曼殊斐兒在她的「一九一五，正月一日」的日記上說：「我今年有兩種希望：寫些文章，賺點錢。」(For this year I have two wishes: to write, to make money.)

我從前看見徐謬哲介紹曼殊斐兒的文章，以為她是一個不食煙火的仙人了，如今，看了她的日記，纔明瞭她是一個有真心的老實人。

實

下

圖

集

余幼時，聞祖父言關於江慎修與東原傳聞甚多，當時官隨筆記錄，成一小冊，今已不知散失何處。江與二公爲吾徽近代大儒，流風遺迹，尙多印於故鄉父老心中。今僅誌二公相見傳說一則，亦祖父所口述者，蓋近於神話矣。

戴東原從休寧去婺源見江慎修。

東當時年輕，自恃不高，時有看不起江慎修之意。

戴大驚，問：「我是戴草原，你怎樣知道？」
生？」

戴大驚，問：「我是戴草原，你怎樣知道？」

來人說：「我乃江慎修先生門人是也。吾師前日告我，今日此時，有休寧戴東原先生來此相訪，令我遽過來接，所以長違……」

於是，我喟然嘆曰：「江慎修之學，我不如也！」滿腔傲氣，至此盡消。

於是，我未見江慎修前，趕快去寫了一個門生帖子。

從此，我從江問學數年。

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後，中卷下卷竟一擱十年，不曾出版。

（中卷下卷稿子均已寫成一部份，未完全。）數年前在北京時，有一天，朋友C君曾微笑地說：「我有一個法子可以叫適之將哲學史大綱寫成。這法子就叫適之到西山去住，然後請王懷慶（那時，王懷慶似乎正在北京以軍諮維持治安。）派一連兵

士守住他，不許他下山，不許他會客，不許他談政治。這樣一年兩年，哲學史大綱就可完全寫成了。」去年我在上海，看見適之先生，問他的哲學史大綱寫得怎樣了，他說因為手邊沒有參考書，所以還沒有寫好。我將上面的笑話告訴他，他聽了，微笑地說：「那也好，可是要讓我把參考書全搬了去。」

烈士鄒容在日本留學時，那時是汪大燮做駐日公使，據說，有一天，鄒容一些人去告訴汪大燮，說是日本的飯菜怎樣不好，想吃中國火腿。汪大燮聽了，信以為真，遂送一隻火腿給他們。鄒容一見火腿，忽勃然大怒，從袋裏摸出一把日本短刀來，用之猛刺火腿無數次，大聲地說：「這火腿一定是滿洲人送來的！滿洲人是什麼東西！我們要吃他們的什麼火腿！」

一個教育總長，四十歲了，還沒有兒子。婆姨太太呢？不行！因為他是個名流。然而，「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無後」究竟是不行的。總長想出一個妙法，買了一個妙齡女郎，却不肯先受用，說是這個女郎沒有教育，把她送到老家裏去，

叫母親殺。孫令。然後帶出來，變成正式的姨太太。

孫少侯，爲靈安會六君子之一，舉世唾罵。然孫後頗自悔。胡景翼在河南，孫往從之，因而死於國封。朋友柯有告我，少侯在滬時，時往陳鶴獨秀，與陳談主義，陳頗厭之。一天，孫往謁陳，陳大怒，說：「你以後再來，我將從窗裏投你出去！」

胡景翼督理河南時，慷慨好客，天下之士皆歸之。然門下士亦極複雜。有人往謁胡，一大衣於客廳中，及出，大衣已不翼而飛矣。

胡景翼由河南赴京，京之河南人士開會歡迎他，大家演說，恭維胡景翼，胡體甚胖，不勝久坐，就在恭維聲中，昏昏焉睡去。

李彥青被殺。孫伏園之志惠通年方八段，問伏園曰：「李彥青是什麼人？」伏園答：「是胡景翼洗腳的。」惠通又問：「他爲什麼被殺了？」伏園答：「他替曹錕洗腳，所以被殺了！」

孫惠迪在孔德小學讀書，他回來告訴狀園說：「喜歡同男孩子玩，不喜歡同女孩子玩。」狀園問他：「為什麼？」他答：「因為女孩子計策多。」

胡子才好他，他在徽州任第二師師校長時，曾請一個和尚到學校裏去演講。這和尚正在講經時，小便急了，不敢下台，就方便在講臺，講台上全濕了。然而胡子永遠以為和尚是行很高，學生們也佩服到了不得呢。

我在中學讀書時，一個教數學的教員，他從前在大學讀書，遇着考試，曾打過夾帶，方法極妙。聽說是把代數的公式，抄在頭風膏藥裏，貼在頭上。然而，這方法，後來是失敗了，為監考的人查出來，而且記了過。這教員自己是碰過釘子的，所以對於我們的考試特別利害。有一次學期考試，在他上課時，我們全級學生頭上都貼起頭風膏藥，於是這教員大窘，臉都紅了。

章士釗在倫敦時，曾以所作英文「農工救國論」投諸彼邦「泰晤士報」，而去既久，竟不獲登，於是，章士釗大生氣，寫信去說：「我是中國的 *Right Indicator*，

，你們爲什麼竟不登我的文章？」

吳松福致飯店西人某爲余言，有一天一個美國水兵坐黃包車到飯店，下車後，美人匆匆地從袋裏掏出車錢給車夫，車夫拿來看了說：「先生，這角子是銅的。」美人拿回一看是一塊美國金幣，約合中國銀元五元云。

一個五歲的小女孩，生了幾天病，家裏沒有人理她，只有她的父親，時時抱抱她。後來，小女孩病好了，於是說：「這幾天，誰待我頂好呢。爹爹待我頂好，我嫁給爹爹吧。」「阿呀！你還不懂事的小女孩，爹爹怎麼可做姑爺呢？」娘姨說。「你不要說，你不要說，媽媽聽見會生氣咧。」小女孩連忙搖手。

曙天姊妹姓竺之五歲女孩，名小桂，一天，一個人坐在小椅上嘆氣，旁人問她爲什麼嘆氣？她說：「我什麼都好看，只有鼻子太小了。唉！」

一個大學校長，夫婦俱是受過美國高級教育的人。彼此感情極不好。只有客人來的時候，夫婦出去見客，談天，而且顯出很親愛的樣子。客人走了，他們彼此又

一聲不響了。這樣的陸夫婦，聽說已經同居了二十年了，但是沒有孩子。社會上還以為他們是很有名人物，教育界的模範呢。

陳望道先生，住在閩北時，一天，寓居的左近大火，望道先生趕快跑回家中，什麼也不管，忙拿了一枝自來水筆，一把牙刷，匆匆忙忙地逃出去。

熊希齡言，清乾隆為宮中漢人傭婦大姐所生，今熱河行宮尚有所生之小屋遺跡。

南京東南大學的前面，有一座新建的圖書館，名「孟芳圖書館」，係齊燮元捐十萬元建築的，孟芳顯說是齊的父親的名字。當時東南大學派人去募捐，齊燮元侃侃而談地對他們說：「學生讀書要什麼圖書館？書不在多而在精。譬如說政治罷，我平生只讀兩本書，一本管子，一本孟德斯鳩的法意。夠了，只有兩本書已夠運用無窮了！學生讀書何必需要許多參考書？」

某次，奉直之戰，離北京城五十里遠，正砲火橫飛，北京城隱約可聞砲聲。

時周自齊正做國務總理。於是，雙方都派人向他要錢。華方的代表來了，周自齊說：

「快打罷！打罷！北京城全是你們的；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直方的代表來了，

周自齊也說：「快打罷！打罷！北京城全是你們的！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

張宗昌有一次在北塘對兵士演說，慷慨激昂地說：「他們說帶兵的要大學畢業

才辦，爲什麼？我自費老手是總統大學畢業的！他們又說打仗要看什麼軍事學！什麼鳥

軍事學！我老子全不懂得！我老子有兩句打仗要緊話，兄弟大家記者：「敵人來了

我們就……敵人來了……咱們趕快追上去！」

張宗昌部下以白俄兵爲最善戰，亦最殘暴。這些白俄兵只懂得兩句中國話，一

句是一張宗昌，還有一句是「大鼻子」，因軍中稱白俄兵爲「大鼻子」。於是遇

着軍中戒嚴，這裏喊：「口令！」白俄兵便答：「張……宗……昌……大……鼻……

子！！」

有一次，天津的一個大學演說作霖講演，說：「他們喊我張鬍子，這是冤枉

的！我小時候曾被鬍子擄去，但我並不會做過鬍子。他們又說我有許多姨太太。我那裏肯自己去娶這些姨太太！這都是那些臭官僚政客送給我的。不收又不好意思。」

褚玉璞爲保定河北大學校長。第一天到校，對學生們說：「做學生只管讀書好了，管什麼政治！談什麼戀愛！共產還可以，共產黨不行！你們好好讀書便好，不好咱要拿來重辦！槍斃……學校解散！」

「馬克思的書是應該禁止的，但馬爾克司的書却不必禁止。」北京的某警察總長曾這樣說。

一個自命爲馬克思信徒的青年，他天天到我這裏來，把腳上穿的破襪悄悄脫在我的房裏，把我的新襪悄悄穿走了。

夏丏尊先生，是個很有趣味的人，他做了很多年的教員，討厭極了，曾做了這樣一副對子：

「命苦不如趁早死，

家貧無奈做先生。」

又，他住在白馬湖時，門上貼了他自己做的對子：

「青山當戶，

白眼看人。」

幾年前，中華教育改進社在濟南開年會，年會畢，我和陶知行陶文漢李寅恭張紹南諸先生同游青島（彼時青島尚在日人管理之下），李先生并偕其姪同行，李姪爲一美慧之十三四歲小青年。至青島後，大家參觀日本設立之各學校。一天，到一個日本小學去參觀，陶等先行，余及李姪落後，在小學運動場中，遇一日本小孩，頻頻舉其小手作拳向李姪作欲擊勢，李姪僅微笑領之而已。余不禁憤然，向李姪說：「這小孩不過六七歲年紀罷了，你不一定打他不過，何不舉起拳頭來——」李姪仍微笑領之而已。這件事小小的事情像一隻鐵釘釘在我胸心中似的，使我到今天還感

哀養，在舉手與微笑的小孩們的姿態裏，可以預測中日兩國命運的前途了。

一個教育次長，到歐洲去考察教育一次。回國後，見着人便談比利時的教育怎樣，意大利的教育怎樣。一天，在教育部講演，這位教育次長侃侃而談，說比利時的大學有幾千幾百個學生，意大利的小學有幾萬幾千個學生，好像背賬一般似的。於是「先生」在旁邊聽了，笑着說：「也許比利時的大學生現在已經畢業了若干人了罷，也許意大利的小學生現在已經死掉幾個了罷。」

九年前，我窮居在南京旅館裏，同北京的胡思永章鐵民，杭州的曹珮聲汪靜之胡冠英程仰之通信做詩，三月不絕。後來這件事給胡博士知道了，寫信來大罵我們，說：「你們做那些沒有『底子』的詩，何不努力學英文？」我那時很生氣，曾做了一首打油詩寄給胡博士，表示我的抗議，原詩如下：

你勸我不要做詩，

你說我的詩沒有「底子」。

究竟詩是怎樣的東西？

需要什麼樣的『底子』？

我既不想做『詩人』，

也不喜歡學『名士』，

我只做我所不得不做的詩

因為我不能將我的感情生生地悶死！

民國前一年，胡適之先生在美國做了一首「孟夏」詩，內中有一句「榆錢亦怒苗」。當時胡先生的一個朋友看見，說榆錢是榆樹的子，不是榆葉，胡先生弄錯了。所以胡先生此後談詩，主張以實際經驗做『底子』。

名醫陸仲安先生，曾治適之先生之心臟炎腎臟炎重病，又曾以一劑藥治愈李石曾夫人之盲腸炎，西醫所謂不起之疾，經陸先生治愈者極多。北京協和醫院以適先生治愈胡適之之先生疾，用黨參黃芪二藥甚多，乃將二藥用化學試驗，無甚結果。

僅知二藥可以使肝變軟而已。

梁任公先生平著作甚多，陳獨秀曾譏氏之學爲「浮光掠影」，然梁之著作精力，至足驚人。戴東原百年紀念，梁氏曾爲晨报作論文，後關東至帝王廟開會，謂陳容曰：「我三日夜沒有睡覺了。」

梁任公先生在東大講學時，曾爲口誦粵謳一首：

「無情月

掛在奈何天！

月呀！

你照人離別，

爲什麼偏要自己團圓？」

中國鄉間有許多人不主張洗澡，以爲洗澡是一種損傷元氣的行爲（這，自然可笑得很！）上海的美國癆養院却以洗澡爲唯一的治病方法，叫做水療。今年秋間劉

半農先生來上海，我陪他往訪陸仲安先生。談次，劉詢陸仲安先生，洗澡與心臟病有無關係。陸先生說：「中國古醫書上都不曾提起洗澡與治病的關係。」於是劉先生笑了，說：「可見中國人是自古不洗澡的。」但陸仲安先生却以為洗澡會於病人有益。

胡適之先生與江冬秀女士結婚時，時爲陽歷十二月除夕，皓月當空，胡曾自撰聯：

「三十夜，大月亮。」

念七歲，老新郎。」

又一聯：

「環遊四萬里，

訂聘十七年。」

陳衡哲與任叔永結婚時，胡適之先生贈以聯：

「無後爲大，

著書最佳。」

胡適之先生在美時，曾和任叔永陳衡哲諸先生，開以謎語爲戲。胡曾以唐詩「落花人獨立，帶雨燕雙飛」打「倆」字，又「雙燕歸來細雨中」打「兩」字，俱極妙。又，陳曾以「宛在水中央」打英字母一，爲Water中之「E」字，亦別俱心裁，極爲精巧。

胡適之先生在美留學時，初學農，一天上課時，教授拿了許多種類蘋果叫學生分別，但我們的胡先生，他竟分別不出。在胡先生看來，這許多蘋果的顏色都是一樣的。因此，他覺得自己的性情同農業不近，後來改學哲學了。民國九年秋，胡先生住在北京鐘鼓寺，庭前養了幾十盆菊花。思永天天拿水去澆牠，澆了幾天，菊花的葉子都漸漸爛掉了。一天蔣夢麟先生去看胡先生，在庭前見了這許多爛掉的菊花，就嘲笑他，說：「蘋果有色辦不出，園裏那配種菊花？」後來，胡先生曾做了一

首「失望」的詩，寄給蔣夢麟先生解嘲：

菊花葉上沾着點塵土，

永兒嫌他們的顏色不好，

他就用水來灑牠們

說，「給他們洗一箇澡！」

過了幾天，夢麟見了大笑，

他說，「適之家裏那肥種菊花！

把菊花的葉子都爛掉了，

這難道是種花的新法！」

我也有點難爲情，

便問，「這是誰幹的事？」

夢麟說：永祥菊花。

「教這子爛成這個樣子！」

永兒有點不服氣，

他說，「菊花不是能『傲霜』嗎？」

怎麼連幾滴水都熬不起？

這不是上了詩人的當嗎？」

後來思永又做了一首「答西叔的失望」：

我不是一個種植的專家，

不曾研究過種菊的道理，

但我用水去澆他們，

却完全是一番好意。

菊花不領我的情，

葉子漸漸的都凋掉了。

蔣博士見了笑胡博士，

我又被胡博士做歸嘲笑。

我雖是有點不氣，

井也想不到這是什麼道理：

園中的菊花不怕雨來淋

院中的菊花怎的連幾滴水都禁不起？

可惜我不是一個種植的專家

不曾研究過種花的道理，

但我用水去瀉他們，

却完全是一番好意。

周自緣在北京工讀互助團時，一天，一個人跑到萬牲園水邊去自殺。走到水邊忽然想起諸葛亮的出師表來，於是便暗暗地背誦，背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兩句，胆子壯起來，又跑回工讀互助團，不自殺了。

歐陽在工讀互助團時，一個冷清的秋夜，曾做了「一首詩，以寫那時情景：

將西邊的窗兒關起，

吩咐西風，

「你莫進來！

你也許知道我是單衣薄被！」

將東邊的窗兒打開，

叫聲月兒：

「你快進來，

我房裏好添上一個人的影子。」

「如果我有錢用，我一定不贊成共產了。」一個青年這樣喃喃地說。

余在家時，曾寫鄉人胡平輓其同學程樂亭一聯，此聯作於前清光緒三十幾年的

時節，彼時胡平竟能用白話作聯（極爲難得，聯語亦極沉痛，記之於下：

「君多情，君最無情。看今日友朋，爲誰下淚？」

我欲哭，我不敢哭。怕他人父子，因此傷心。」

余在京時，曾作一聯，以觀三二人的犧牲者劉和珍楊德羣二女士：

「賣國有功，愛國該死！」

罵賊無益，殺賊爲佳。」

周建人先生一次對我和小峯說：當漢軍初到上海時，民衆極活躍。工人們很出力。工人們赤手空拳，拿着草繩去繳孫軍的械。并且私娼當日也大活動，曾參加民衆各種運動。」

一個兒子爲了要向人借錢，於是騙人說是他的父親死了，沒有錢安葬。

陶知行先生的思想，也許有人不贊成，但幾乎沒有人不敬服陶知行先生的人格，那樣勤苦耐勞的農夫勇士的人格！有一次，他笑着說：「一個人鬆懈的時候，最

好是關起房門來拍桌子，桌子一拍，怒氣便沒有了。」

一個青年，拿著剃刀刮鬍子，鬍子太硬了，刮不下來。於是把剃刀一丟，忿然地說：「鬍子這樣硬了，沒有老婆，怎麼辦？」

姊妹兩人同到日本去留學，同愛了一個男人。這樣的三角戀愛，竟沒有法解決了。痛苦得很。後來，姊姊同那男人說：「我同你去跳情海死了吧。讓妹妹再去愛個旁人，讓妹妹去享受幸福吧。」男人說「好」。於是兩人同到海邊去跳海。姊姊先跳下去，死了。那個男人仍舊活生生地回來，而且同妹妹結了婚了。

一個婦人，她的丈夫是學界的聞人，提倡古文，反對白話，以道德家自命的。可是這婦人見着人就喃喃地說：「我的丈夫真不得了！他變壞了，衣袋裏全裝了淫書。真不得了！我一定得離婚，哦，你贊成不贊成……」

一個大學教授，在講堂上氣憤憤地對學生說：「我每天早上四點鐘就起來了。一天要曉這樣忙，爲了什麼呢？都是爲了你們咧。你們這樣不用功，真正把我氣

了！」

一個母親問她的大兒子說：「你有小弟弟了，你喜歡不喜歡呢？」兒子說：「我喜歡。」母親說：「你爲什麼喜歡呢？」兒子說：「我喜歡有個小弟弟，我可以欺負他。」

大學教授黃先生，（這位先生，曾勸人讀書要讀一百年以前的書，不要讀百年以內人的著作。）在「一年暑假內，應了幾個大學之聘。每個大學要支赴校旅費五百元。黃先生名氣大，況且這個年頭又是復古年頭，大學校正借這些古董增光。於是每校的五百元都匯去了，黃先生微笑地撿了一大筆收入，躺到牀上仍舊吃鴉片，那裏也不去了。」

大學教授顧先生，是瞧不起西洋人臉的。有一天，他在圖書館看書，恰巧一個美國人來參觀，由圖書館人員招待，顧先生正坐椅子上看書——線裝書——看見美國人來了，鬍子一搖，兩腿一躍，登時坐到書棹上去了。他一手翻書，打起喉嚨吟哦

雙腳亂舞。等到美國人走到他的面前，他的喉嚨急得急響，腳急得快，把腳上的布鞋都落下來了，接着是布襪子也落下來，光着一雙肉腿，而且腿的顏色是像黑灰一般的。顧先生洋洋自得，以為美國人已被他侮辱，他是勝利了。

我幼時聽我的祖父口中所說關於王二瘋子的事很多，近來都漸漸忘記了。所謂王二瘋子者，據說是徽州人。至於是徽州的什麼地方人，這個我的祖父可是沒有說。王二瘋子的父親據說是個宰相；至於是那個時代的宰相，這是連我祖父也不知道。但還有什麼關係呢？關於考據的事情，橫豎我們的貴同鄉胡適之先生自然會考據出來的。我的祖父已經死了多年了；我恐怕他老人家口中說的「王二瘋子的事」將從此失傳，（旁人口中說的王二瘋子未必和我的祖父所說的相同。）趁着閒暇時光陸續把我沒有忘記的幾段故事寫出來。

(一)

王二瘋子的父親是個宰相；當時的皇帝和他結為乾兄弟。因此，王二瘋子

時常到皇宮中游玩。

一天，王二瘋子趁着無人的時節，用紅糖和其他食品搗成人糞形，放在皇帝所坐的椅子上。

皇帝來了，瞧着椅子上的糞，怒向左右的太監們說，「這是誰幹的！該死！」

太監們都惶恐面無人色了，大家俯伏在地上請罪。其中有一個比較伶俐些的太監，想起王二瘋子在宮中常做那淘氣的事；因說，「這也許是王二瘋子幹的！」

皇帝也恍然悟了，因為他知道旁人決不敢做出這樣胡鬧的事；於是說，「將王二瘋子喊來！」

王二瘋子笑嘻嘻的來了！

「這是你幹的麼？」皇帝指着椅子上的糞問。「是的，」王二瘋子說，「

我走到這裏，急得要「出恭」，一時找不着廁所只得坐在椅子上出了。想不到就是萬歲爺的座位！」王二瘋子說完了話，走到椅子面前，像狗一般的低下頭來把椅子上的糞都吃得淨盡，吃完了他又笑着說，「我自己『出恭』，自己吃！」

皇帝和太監們於是全忍不住地大笑起來。

過了兩天，王二瘋子真的將他的糞弄在皇帝的椅子上面。

皇帝來了，太監們也跟着來了。太監們瞧見椅子上的糞於是便衆口一聲地說，「王二瘋子又來搗亂了！」「呵，可惡！把王二瘋子喊來！」皇帝憤怒地說。

王二瘋子笑嘻嘻的來。

「瘋子你這次要殺頭了，這樣胡鬧！」皇帝帶着怒嚇的神氣，對王二瘋子說。

王二瘋子忽然大哭起來了。他靠着椅子上的糞，對皇帝說，「萬歲爺！這不是我的！我自己的糞，我自己可以吃了牠；不是我自己的糞，我不能吃！這一定是旁人害我的——他們要害我吃糞。」

皇帝以為瘋子是不會說謊的。他想，這也許是太監們拿王二瘋子來開頑笑罷。於是向齊太監們說，「好！你們大家把這堆糞吃了罷！」

太監們沒奈何，大家分吃了王二瘋子的糞。

(二)

王二瘋子的父親是個宰相，但他的祖父却是一個木匠；王二瘋子有一個兒子，後來中了狀元。

王二瘋子隨常出去游玩。有時出去游玩的時候，用他父親宰相的儀式，有時出去游玩的時候，用他兒子狀元的儀式。

王二瘋子的父親勸導了王怒罵王二瘋子說，「你這瘋子！你用這樣鬧氣

的儀式什麼！你真不知道羞恥！」王二瘋子回答他的父親：「我真不知道羞恥！我的父親是宰相，我的兒子是狀元；你的父親是木匠，你的兒子是瘋子！」

(三)

王二瘋子的父親死了。

許多官僚們來弔喪。王二瘋子自己接待弔喪的官僚：一隻腳穿了朝靴，一隻腳穿了草鞋。」

有人問王二瘋子：「你為什麼一隻腳穿朝靴一隻腳穿草鞋呢？」

王二瘋子回答道：「我一隻腳穿朝靴，是接待朝中來弔喪的賓客；一隻腳穿草鞋是替我的父親帶孝。」

(四)

王二瘋子到街上行走，看見一盞燈火輝耀，正在請客。王二瘋子想吃東西了，他瘋瘋顛顛地跑進去。

「你來幹麼？」門上的人看見王二瘋子衣服穿得破爛，擋住他的駕。

「我！」王二瘋子奇怪了。

「走罷！」門上的人怒着眼罵他。

王二瘋子眉頭一縐計上心來。

王二瘋子把外面的破表脫下來，裏面顯出黃袍玉帶的朝服。

門上的人呆住了。

王二瘋子大搖大擺走進門去，裏面正在聚餐的小官僚們看見王二瘋子身上金碧輝煌，都嚇得怔住了，大家俯伏在地上請罪。

「請起罷，諸位客氣什麼。」他一面說，一面坐在椅子上大吃大喝，狼吞虎咽地嚼了一飽。

王二瘋子嚼飽走了，然而小官僚們伏在地上不敢拾起頭來。

(五)

王二瘋子游西湖，看見了一隻糞船，糞船上坐着一個老年人。又看見了一隻官船，船上坐了太太小姐門。王二瘋子走到糞船上，問那老年人：「你願意發財麼？」「發財誰不願意。」老年人答。

「好的，願意發財，渡我到前面去，去撞那官船。」

「那可不能，因為坐船的是杭州知府的家眷。」老年人惶恐地說。

「有什麼呢？只顧去撞好了，弄出事來有我担當。」王二瘋子說。

老年人果然將糞船搖到前面去了，糞船撞着官船，於是官船上的人們都震怒起來

「是誰的船這樣胡鬧！」官船裏出來說。

結果是王二瘋子和那老年人都被提到獄裏去了

王二瘋子在獄裏，毫不畏懼，只慢慢地拿起「瓜子錘」來錘瓜子吃。

「瓜子錘」是金做的，於是獄吏們都懷疑起來了。

這莫非是王二瘋子罷，獄吏去稟告知府。

知府惶恐了，拿出公文來一查，果然是王二瘋子某日某時要至杭州來。

知府親自到獄中去要替王二瘋子打開鐵鏈。王二瘋子說，「不用罷，我從小便帶金鏈，鐵鏈卻沒有帶過。」知府急了，跪在王二瘋子面前不肯起來。要我解下鐵鏈麼？也容易，請你將那糞船用銀子裝滿，送那老年人回去。」王二瘋子說：

知府沒法，只得用銀子將糞船裝滿，老年人從此發財了。

蘇曼殊善畫，有一次，一個俗人拿了一張大紙來請他畫，這紙很廣！蘇曼殊當然不願意，後來那俗人吵不過，他只得畫了。他在這張大紙的東南角畫一隻小小的船，在西北角畫一個小小的人。那俗人看了，以為有意同他開玩笑，很不願意。蘇曼殊不慌不忙地畫了一條繩，一頭連在小船的頭上，一頭牽在小人的手裏。於是，便成了一幅絕妙畫圖了。

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商務印書館有梁壯乾的英文譯本。其書面包皮，畫一阿Q形狀，小辮赤足，坐在那裏吃旱煙。聞爲德人某君手筆。有一次魯迅先生看見，笑着說：「阿Q比這還更狡猾些，沒有這樣老實。」

一個詩人，在中學裏教書，第一天上課時，全班一個女生沒有，於是詩人很失望，感覺到人生的無聊。第二天，從別班上轉來一個女生，脂粉滿面，身穿西裝，於是人生即刻有聊起來，詩人的臉上也充滿了喜悅了。下課之後，即刻到註冊課去查這女生的住處，準備做情詩送去，并且準備搬到這女生的左近去住。那知道，詩人於某日下午，在校中當面遇着該女生，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個麻子。於是詩人非常生氣，因爲他已經失戀了。

天津南開學校爲北方最守舊的學校。對於男女生交際，防範甚嚴。有一次，檢査得一封情書，係給某女士的，全書俱用報紙上的五號字剪成，故檢査者不能查出何人所寄。嗚呼！是可謂「不彈類」矣！亦學校當局之嚴厲政策有以致之也！

吳建邦說：在比國的時候，每逢元旦，大家唱國歌。聽英法德各國學生唱起國歌來，都覺得慷慨激昂，令人起舞。獨有中國學生唱癡雲歌，一種不死不活的聲調，實在令人嘆氣。

讀顧太倉沈荷蓀（豹文）著蜀難敘略，見有記「夢魂頭」一段，似可作鋪花線內「伯慮國」的引證，記之於下：

……九月，遠近聞傳需夢魂頭十餘萬，將以祭遣陰兵。夢魂頭者，熟睡人面皮也。云此法起於滇黔。官面一可當十，婦人面一可當二。於是官不問文武尊卑，民無分男女老幼，皆恐失其面。或鄰右稀疏者，必移就人衆之所，十數家聚如一室，積薪爇火，持器防護，面面相覷，數千里無一睡夢。人有渡便之類，離其本位者，將至，必自道其姓名。偶忘之，則羣挺奮鑿，不及一言而死，夫婦兄弟相擊死者，官亦不能罪之。每夜則遠近喊震，問之：或云見持刀人化鶴失而逝。或云，誤擊某人死。如是數月，乃已。然實未聞失面者幾何人，

不知是何矯術也。

嚴幼陵用「先秦諸子」之古文譯天演論羣學肆言等書，頗爲近世學者所議，然嚴在當時，影響實大。天演論羣學肆言諸書，卽窮鄉僻壤之白髮學究，亦爭先購讀。「物競天擇」一語，幾可代「子曰」「詩云」而爲學究之口頭禪。余幼時在鄉，曾見一老學究專書二聯：

「詮自由理，推約翰穆；

持進化論，首達爾文。」

約翰穆卽著 *On Liberty* 之 John Stuart Mill，達爾文卽 Charles Darwin。此聯牽強姓名，雖極可笑，然亦可見嚴氏譯書之深入當時學究之心。吾人設想當時嚴氏果用白話譯書，如教士之以白話譯「聖經」，則老師宿儒，或當見而却走。「聖經」假上帝之名，金錢之力，教士之吹噓，而在當時中國，除一般「吃教」之徒生吞活剝外，智識階級幾無人過問，以歷史眼光觀之，我們殊不能厚責嚴氏也。

新青年諸公提倡白話文，大罵「桐城謬種」「還學妖孽」時，當時一般遺老遺少，甚爲不平，羣思還罵。嚴幼陵時在天津，對遺老們說：「你們還是不要和他們相罵罷，你們一定罵他們不贏的」

民國七八年，我在津浦京漢兩路遊行，據鐵路人員言，火車頭工人每年第一次開車時，必燃放爆竹，用豬頭請神，以求一年之平安。蓋工人以爲火車出軌，兩車相衝等，俱有鬼神驅使者然。以如是毫無科學頭腦之工人，役使科學發明之利器，亦何怪危險之屢出耶？

我們知道文人做文章大都喜歡在晚上，因爲晚上比較靜寂的緣故。法國巴黎紫克（Bis）就是晚上做文章的人，他曾告訴Gautier，說做文章的人應該半夜起來拿筆，白天不能做東西，據Brecht說，巴爾紫克做文章的勤苦是值得佩服的。他簡直不肯睡覺，七八點鐘上床，半夜又起來，咬起牙齒工作，直到天明。到清早總是疲倦得要命，眼睛睜不開。怪不得巴爾紫克的作品那樣深刻，原來這些作品

全是半夜裏絞心血絞出來的。我們的魯迅先生創作的時間也在晚上，他晚上簡直不睡覺，早晨六七點鐘到十二點鐘纔是魯迅先生的睡眠時期，所以上半天要去找魯迅先生的人一定找不着。而且，魯迅先生創作時還有一個癖性，他不能聽見什麼擾攘的聲音，就是輕細的脚步聲也會使他老人家丟下筆來的。

我們續溪的鄉民，幾乎沒有不知道胡梅林（宗憲）的，關於胡的傳說頗多。胡的故里離余鄉十里，今尚有遺跡可考，如所謂「上馬石」「下馬石」等，又胡之神道碑亦巍然尚存，其幼時在一山上讀書，其山與胡之故里隔一衣帶水。梅林爲明嘉靖進士，擢御史，巡按浙江。後以平五島大王汪直（欽人）及倭功寇，擢右僉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右都御史，太子太保。本諡震懋。小說綠野仙蹤中之「平倭」一節，詆胡梅林甚力，然梅林武功，在明代實爲佼佼。徐文長曾受知於梅林。近人某著有五島大王一書，余未見。

續溪爲鄉九小島，故梅林傳說竟流傳二百年而不衰。余幼時屢聞父老言之。

梅林幼時，在山上讀書，一天，回家，家中正造屋，梅林對嫂嫂說：「嫂嫂，我家的大門為什麼開得這樣狹？」嫂嫂說：「這還不夠進出麼？家的大門是一樣大的。」梅林說：「不行！我將來坐了八人轎就不夠進出了！」又，關於梅林死的傳說，說梅林有意謀反，在汪村（離梅林故鄉十里）造宮殿，今遺跡尚存，爲越國公（汪華）廟。梅林後來是吃鴆頂紅死的，等。

休寧古城巖風景絕佳，上有巨石，突出巖頂，危立險絕，明金正希先生在休時，每日危立石上，足出石前五寸，以之練心，故稱曰「練心石」。

（中國人名大辭典頁六一三）

金聲，明休寧人，字正希。好學，工舉子業。名傾一時。崇禎初進士，授庶吉士。乞面陳急務，帝即召對平臺，不用。遂屢疏乞歸。久之，廷臣交薦，即命召用，未赴而京師陷。福王立於南京，詔擢左僉都御史。聲堅不起。南都陷，糾集義勇，分兵扼六嶺，貴池吳應箕多應之。乃遣使通表唐

王，授右都御史，總督諸路軍，爲清所執，不屈死。謚文毅。

康有爲張勳復辟失敗之後，辜鴻銘在北京，對旁人說，我說兩句宋詩，你們猜猜是誰。詩曰：「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旁人說：「不知道。」辜說：「上句是指張勳的紅纓帽，下句是指康有爲的辮子。」

十九歲時，因爲窮得沒錢讀書，在東南大學當書記。那裏的書記有個領袖，我們叫他做「書記頭」，此公很壞。他每天要我們寫一萬字以上的講義，不及一萬字要扣薪。我們每月薪水十八元，每天平均得六角錢，每千字只合到六分錢！並且一個字也不許潦草。我本來想一面作工，一面讀書的，但是後來整天寫鋼筆版，把手指都寫腫了。（現在，我的手指上還留一些傷疤，可做紀念。）那裏還有心想去讀書。當時會寫一首值江南詞，以寫所恨：

讀書夢，

從此不復生！

鎮日長陪管城君，

手兒破也眼兒昏，

一刻上敢停。

一個不懂日本文的人，他翻譯了許多日本書籍，成爲名流了，（因爲他是個名流，所以總說旁人的「地位很低」。）他收買旁人從日本文譯來的稿子，每千字出三角錢，他拿來之後，略改幾個字，賣到大書局裏去，每千字可得三元至五元。他五年以來，全賴這個買賣生活，現在他已在上海灘上住起大洋房，而圖圖作富家翁了。

中國的某「新進作家」到日本去，佐藤春夫請他遊玩，一天花去八百金。後來，佐藤春夫到上海來，某「新進作家」一晚大邀中國文豪，於某飯店爲佐藤春夫洗塵。客人多到了，佐藤春夫也到了，大家歡宴，散了，然而某「新進作家」還沒有來，於是，飯店侍者來要錢，佐藤春夫只有自己掏腰包。因爲走席的牌上明明的寫

着。是歡迎在佐藤春夫。過了幾天，新進作家一隊去藤村家去，說明是特地到南京去玩，中央要人對佐藤春夫很歡迎呢。明早在藤春夫到滬寧車站去了，火車開了，然而某「新進作家」仍舊沒有來了於是，佐藤春夫大懊喪，連呼受騙不置。友人曹瑛女士自南京寄書，附下算子詞，錄之於後，亦可見瑛聲之最近感想也：

人情薄似煙，

親友都難靠。

努力專心學種田，

何患無溫飽？

鎮日掩長扉，

不許閒人到。

赤足蓬頭任自然，

獨賞新詩好。

一個在國民大會斷指的愛國青年，在未斷指以前，曾問人有沒有什麼止痛的藥水。

孫伏園兄是個超厚長者。生平絕無情史。但幾乎每個女性，在他的腹中，俱看出優點。某女士，年近未嫁，瘦骨如柴，但伏園很贊美她，說她笑得好。那年在清華學校開會，有一個山東女子，有神腦病，每天持了名片，拜訪男人，久久無應者。伏園很不平，說：「人不可以貌相，這個女子也值得一捧。」他又曾做文章捧過戲劇學校女生吳瑞燕，叫「吳瑞燕萬歲！」以是，爲人所笑。朋友C先生對於伏園有句絕妙評語，「伏園有疾，伏園好色！」

齊燮元爲江蘇督軍時，有一天，在河海工學學校演說，說：「隋煬帝造龍舟，龍舟就是現在的輪船，輪船也是中國發明的。可惜那時的龍舟沒有蒸氣機！」

李守常先生死後，朋友中有人曾想將守常的遺文集爲一卷，由北新印行，後聞

有旁人口從事敗壞，乃誤，字常生在新青年所作論文，（被譚季先生尚未信而共產主義！）流麗暢達，極能感動當時青年之心。新青年五卷三號，曾載季先生中郎景一詩，李先生所作詩此外竟未見有發表者，乃記之於下：

一，

是自然的美，

是美的自然。

絕無人迹處，

空山響流泉。

二，

雲在青山外，

人在白雲內。

雲飛人自還。

尚有青山在。

傅斯年從英國回來，一個朋友見着他，這個朋友聽人說，傅在英國治弗魯特（*Stem and Freud*）的「心理分析學」甚用功，因向他談「心理分析」，談了一會，傅忽然說：「我對於史記却很有研究，背得很熟。」

風
中
隨
筆

胡適之先生說：辛克萊的著作在文藝上的價值，不如得諾貝爾獎金的路易士。他說，中國人因為要找時髦的普羅文豪，所以找着辛克萊。其實辛克萊的屠場，煤油，波斯頓等在一方面說來，正同中國的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等書，有同樣的意味，是暴露社會的罪惡的。

章鉞民寄居儉德會樓上時，曾見一個美國留學生，也住在樓上。這留學生，到

處向人借錢。說是在一外國通信社裏，當翻譯的。鐵民問他薪水若干？他豎起兩個指頭。鐵民說，每月是兩百嗎？他點點頭。後來鐵民從旁人方面打聽來，他每月的薪水是二十元。儉德會的套房曾警告鐵民，叫他不要讓這留學生進房，說是連襪子也要偷的。

張元曼教人作文，云：「作文如打鼓，邊鼓須極多，中心却最少不得幾下。」

（賴古堂尺牘卷四）

胡適先生曾忠告一個書店老板，說：「青年人需要麵包，你們不要把石頭當做麵包出賣。」

一個商務印書館的館員，曾說王雲五的事業是「四，百，萬。」（按：「四」是四角檢字法，「百」是百科小叢書，「萬」是萬有文庫。）

劉大杰君抄示虞美人（東京雜詠之一）詞，頗纏綿可誦，原詞錄下：「香無薄似櫻花片，淚滴芙蓉面。兩眉深鎖恨何人？爲問阿誰對此不生情？湖光買得他鄉好

，醒後君前倒，醒來依舊是淒涼，舉眼前不見美人粧。

胡適先生的四十自述，頗爲學界所傳誦。劉大杰告我，胡因地位關係，文中將不寫戀愛的故事，我覺這很爲可惜，是文學史上一大損失。

林爾堂先生的父親，爲一有名牧師。林先生自言，幼時受耶穌影響甚大。稍長漸對於耶教教義加以懷疑和反抗。最初不相信是耶穌爲大家贖罪等說。以爲人本無罪，又何必受耶穌去贖。但對於上帝一觀念，終未能打破，林先生想：「假如沒有上帝，人類又何必去行善呢？」後遇劉大鈞先生，劉先生說：「因爲是人類，所以要行善。人類是爲了人類行善，並不是爲了上帝行善。」林先生聞言大悟，上帝觀念，因之打破。

林語堂先生自言，他的文學思想，可說是一個「寫實的理想主義者」。

楊昌溪言，四川某女師宿舍，一夜有賊入室，房內有數女生爲賊所驚醒，知爲賊，各縮頭入被，屏息不敢作聲。及賊去良久，諸女生乃徐徐從被中雙額伸出，互

相幫問：「賊去了沒有？」時鐘中表動，情書等件或已隨賊飛走，或零亂地上，諸女士乃吊起喉嚨大喊：「有賊來呀！捉賊呀！捉賊呀！捉賊！」

康有爲晚年自號爲「天游化人」，又號「遊存老人」，有一個大圖章，上刊云：「維新百日，出亡十四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四十萬里。」此老氣概，畢竟不凡。

我討厭的不是馬路上的流氓，而是，那些冒充君子的朋友。

胡適先生教我們怎樣讀書，他說：「讀書的最好方法是剋期。」按：剋期即預定一本書何時讀完，便當準時讀完。

在杏花春酒樓上，聞劉半農先生云：梅郎在德國得博士的消息傳到中國時，曾見一小報上，繪一掃地的人，上面戴着博士帽子。

梅師遠先生四十七生日，湯爾和贈以聯：「何必與人談政治？不如爲我做文章。」

一個普羅文豪因爲要參加南京路鋪示威，於是坐了黃包車在南京路上繞了幾個

圈子。

The Hindi Art of Love，其中所記接吻之種類頗多。因憶施古玄圃先生生平不懂接吻。一日，在書雨齋閒談，疑古翁問：「接吻應他先加諸伊乎？抑伊加諸他乎？兩口相親，究有何快樂與意義乎？」座上有客，欣然答曰：「接吻，有女的將舌頭加諸男的口中者，有長吻，有短吻，有熱情的吻，有冷淡的吻。」疑古翁聞之，喟然嘆曰：「接吻如此，亦可怕矣！」

「笨女人心目中的丈夫，是個孫悟空，到處都會給女人愛上的。」

「我不嫌你腿細，不怕你腳小，只怕你扭！」一個丈夫這樣對他的妻說。

「學生滿天下，反，學生狂猖，中國滅亡。」一個老頭子這樣說。

「女子纏腳，可以分別男女。現在滿街的大腳奔走，成何體統！」一個老太婆

這樣說。

「你把頭髮剪去，穿上長袍，他總不能跑在澡堂裏，和男人一塊洗澡。」一個

媽媽這樣罵她的女兒。

林語堂先生說：「文豪莫泊三，曾愛了一個女子，那個女子後來得了肺病，瘦了。於是，莫泊三又去愛了一個胖女子，把瘦的丟了。那瘦女子住在醫院裏，妬恨交迫，無錢醫治，眼看快要死了。她告訴她的醫生，這個醫生是莫泊三的朋友，她說：你去找莫泊三來看看我吧，我今晚就要死了。那醫生趕快去告訴莫泊三，要他來看她。莫泊三答應晚上來。那醫生回去把這消息告訴那瘦女子，她快樂極了。從病床上疲乏地起來，趕快搽粉抹脂，又把一件破舊的花衣服穿上，端坐等待莫泊三。一等不來，再等也不來，三等也不來。那瘦女子，就在可憐的期待的晚上死去了。然而莫泊三終於沒有來！」

「報紙上的話全是假的，只有所登電影廣告是真的，說什麼電影，就演什麼電影。」M de 女士說。

萬國同贈我的對聯：

「衣冠齊楚，

萍水相逢。」

白薇女士與楊騷吵嘴，說是要把楊騷殺了。於是楊騷硬着頭皮走到白薇身邊去，說：「你殺了也好。」白薇拿了一把剪子，把楊騷的頭髮剪了一些，這樣，就算「割髮代首」了。

北大同張國燾在北京時，一次，警察們來捉他，他正同一女學生同睡。

警察：「這女人是誰？」

國燾：「是朋友。」

警察：「朋友也可以同牀睡着嗎？一連叩伸起巨靈掌，給國燾一個嘴巴。」

國燾：「不……不是，是夫婦，夫婦！」

警察：「剛纔說是朋友，此刻又說夫婦，中國就壞在你們這些共產黨身上。」

接着又是一個嘴巴。

柳亞子先生見示鄧鵠夫先生「北征雜感詩」二首，可見此老憤慨之一斑：

(一)

傷心忍見秣陵秋，

梁燕爭棋局未收。

一着何人輸始了，

平西耿尙不圖仇。

(過南京)

(二)

秋雨秋風逼地愁，

戒嚴聲裏過徐州。

黃河欲渡天無路，

又見清流下汴流。

（過徐州濟甯弔十四人）

黃天鵬在彌羅上寫着：

「藝術||愛情||戰爭。」

我想：「日本人一定振振有詞了，他們打上海，是戰爭，是愛情，也就是藝術。」

江瀚先生每見人，第一句話是：「令天天氣，哈，哈，哈。」

父親與兒子下棋

父親輸了，

兒子贏了。

父親把棋子一丟，棋棹一推，大罵：

「逆子！逆子！」

近來看見胖子就羨慕了，爲了自己病得太瘦了的緣故

創作總可以磨滅多女人們刻在他的心裏，不應該有一個女人跟在他的身邊！

看見雜誌上許多人隨便討論許多不相干的問題，想起幾年前，胡適之提倡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於是有一個不相識的青年，寫信問他：「我的嫂嫂打了我一個嘴巴，這個問題你看怎樣辦？」

姊姊說：「陳先生的書架上這樣的雜亂。」弟弟說：「不要緊，文學家的書架都是那樣的，魯迅的書架也是那樣的。」其實弟弟雖然看見過魯迅，却并未看見過魯迅的書架。於是我說：「魯迅的書架一年四季都是理得整齊的。」

因為我跪在牀上吐血，於是學校裏有人以為我差去了。

某文豪說某女士的劇本是不革命的。某女士說：「你怎樣知道我的劇本是不革命呢？你看完了劇本的末一節沒有？」某豪文說：「我不用看，我只看了這劇開始幾句話，便可斷定你是不革命的了。」

顧白醫生，嘗於國馬路某處宴後，在街上行走。一乞丐尾之，顧與以小洋兩

角，該乞丐忽然破口大罵道：「兩角小洋，——誰要你的兩角小洋！——給我兩塊錢也不要！——昨天我還是二十萬的富翁呵！——」

在滄洲飯店，見胡適之先生，我說：

「胡先生，你對於普羅文學的見解怎樣？」胡先生很簡單的說：

「我還沒有看見什麼是普羅文學！」

一九三十年夏在莫干山，聞黃亮先生言康南海幼時甚勤學（康南海與黃先生同鄉）行坐不離書卷，村人呼其爲「蠶爲」。黃君宅中懸有康氏手書聯：「大翼垂天四萬里，長松拔地三千年」可見此老孤高風格。又有手書橫披一，曰：「千金買駿馬之骨」。上有長方圖記，曰：「御賜天孝堂」，旁作龍紋，據云該圖記最爲南海所珍，不輕使用云。

徐仲年先生吃得很胖，身體很強健。他同他的法國太太感情很好。有一天，我問他：「老兄怎樣道般康健？」「詩人」華林在旁邊聽見了，他說：「仲年是受法

國太太管理的，每天要吃一定分量的牛乳，在一段時間的路，吃一定分量的麵包和牛肉，所以能這幷康強」。說究，「詩人」華君又嘆息地說：「別說是養人，就是養馬，這樣也要養肥了。」於是，此後，我們就戲呼徐先生爲「馬」。

許多留學生從法德回來，一經過西伯利亞，到了哈爾濱，便馬上刻起博士頭銜的片子了。

胡適先生在北京大學文科大樓的四樓上講 *New Poetry* 時，我同鐵民、當去偷聽他的講演。有一次時候是嚴冬，西風是很緊了。胡先生講演正講得起勁，忽然走下講壇，快步到窗前，把兩扇玻璃窗子統統關上了。我同鐵民回頭一看，那坐在窗前的兩個女學生，臉孔都不由的紅起來。

D. H. Lawrence 的著作頗使我喜歡，我尤喜歡他的 *Lady Chatterley's Lover*。可惜此書在中國不易買到，看過的人不多。書宗旨，正如他自序所說： *I want men and women who are to think sex, fully, completely, honestly and clearly*。

的，這真是一部奇書，比金瓶梅還奇。」從舊世界到新世界裏從生殖器官過渡過去的，沒有受過戒的人，不能看信書。因為他是一部「受戒者的文學」(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 作品。

妻：「你再愛那個女人，我用手槍把你打死。」

夫：「打死也好。省得叫我去愛我不愛的女人。」

一個普羅文豪，有了一個十九歲的女愛人，很漂亮，到處對人說，我的愛人怎樣懂得革命，怎樣勇敢，怎話。後來，那普羅文豪窮得連香煙也吃不起來，於是那女人就悄悄地跑開了，從此，那普羅文豪見着人就說：「女子多是小資產階級，不懂得革命。」

在江面。傳說所有的狗都槍斃了，因為狗是幫助富人，壓迫窮人的。

我想了一副對子送給「詩人」華林。

「但丁辭曲：屈原離騷。」

王獨清詩人在他新出版的我在歐洲的生活上批着兩行字：「新詩一卷無人問，獨向夕陽哭一場。」（我在余慕陶的桌上着見。）

姚名達君有一副對子描寫他自己：

「三思而行，一敗塗地。」

滬江大學新來了一位美國教授，校長介紹他，津津有味地說：「這位教授是值得欽佩的，因為他不用學校裏的錢；他的薪水是他的父親給他的。他的學問，科學哪。哲學哪什麼都好，尤其是英語，他說得特別好。」

湖北考小學教員，題目：「黃河發源於何處？」

一位老先生的卷上寫着：「黃河之水天上來。」

一個計吏上寫着：「我的父親，生平最欽佩社會主義，尤其是社會主義的個人主義。」

一位新從德國學軍事回來的留學生，在一處講演，說：「我們不但要研究什麼

科學，中國這樣弱，我們該發憤，碼格裏兮……」

一個朋友等到他的演說完，因為「碼格裏兮」四字不懂，問他說的是德文，是英文，是法文。

那留學生說，「是中文，你為什麼不懂？」

原來是「馬革裹尸」，誤為「碼革裏尸」。

07579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蓉版

隨筆三種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九角

版權不
所翻印

著者 章衣萍

發行人 穆伯延

發行者 復興書局

成都祠堂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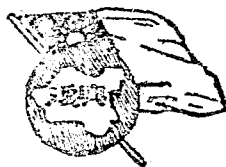
印刷者 復興書局印刷廠

總經理 成都北新書局

地址 祠堂街

004004

四川省圖書館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五八八號



7.17
衣6

第1.90